

民族大实业家传记系列

赵云声 主编

罗瑞著

周作民传



近代金融奇才

刚刚到职的稽核课主任周作民数语解颐。

「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里，走正道往往办不了正事儿。他放弃了美人不辞而别，办银行还须从长计议。」

「借鸡下蛋」的学问与「鸡主」多寡之奥妙。领得业务入康衢，班上玩牌也英豪！

夫人对他说：「你不妨娶了她。不，你应该娶她！」

「周总经理，您是一位非凡人物！」
我的星座在金融。

神秘女人与陈公博。
他被释放的当天便策划飞往重庆晋见蒋介石。
我周作民能当外汇就好喽！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周作民传



近代金融奇才

赵云声 主编
罗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民传 近代金融奇才/罗瑞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

ISBN 7-216-04824-5

- I. 周…
- II. 罗…
- III. 周作民(1884~1955)—传记
- IV. K8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492 号

周作民传 近代金融奇才

罗 瑞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字数:195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6.25
插页:1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19.00 元

书号:ISBN 7-216-04824-5/K·538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录

周作民传
近代金融奇才

引子

第一章

两上辞呈 /3

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无奈地感叹……刚刚到职的稽核课主任周作民数语解颐。

两份辞呈他都递得适时而洒脱,而财政总长却看得恼火伤神。

第二章

南下安徽 /13

他感叹说:“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里,走正道往往办不了正事儿。”

皖系要员徐树铮与他一见如故。只一席话,徐树铮便由衷赞叹:“周作民果然是个人才,他日必成大器!”

衔命南去设分行,皖军“堡垒”若金汤。败师已绝功成路,凯旋蹊径在何方?

在约见安徽督军的客厅里,他一声“生财之道”便振奋了倪嗣冲的中枢神经,使得他兴致骤浓……

安徽督军倪嗣冲情不自禁地拍着他的肩膀夸奖说:“真有自己的!”他不失时机地接过话茬儿说:“既然如此,您把您私人的钱拿出些几个来,咱们办它一个大银行!”

第三章

美人美计 /44

他放弃了美人不辞而别，办银行还须从长计议

他对要送他“厚礼”者说：“我是横竖不收的！”

“虽送美人计不美……美计还需美人施！”沉吟间，他拿定了新主意……

第四章

借鸡下蛋 /68

他说：“在战争中，军事指挥员为了鼓舞士气迷惑敌方达到取得胜利之目的，往往虚虚实实运用兵不厌诈之术以乱人耳目。我想，干金融实业跟带兵打仗的原理有不少相同之处，也得有真真假。”

“借鸡下蛋”的学问与“鸡主”多寡之奥妙。

第五章

金城矗立 /76

群强鼎力大事成矣。

他庄重地说道：“为咱们创办的基业固若金汤长存于世，银行的名字就叫‘金城’！”

第六章

做它一次“法外人” /88

领得业务入康衢,班上玩牌也英豪!

他粲然一笑,挥笔在废纸上写下了几行小字儿:“古联云:‘法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当今世界‘法’已大乱,我做它一次‘法外人’,‘法无定法’岂不潇洒?”

第七章

鸿鹄之志 /106

夫人对他说:“为了你的前程更远大事业更辉煌,你不妨娶了她。不,你应该娶她!”

范旭东即兴为他写下一副对联,他看罢当即揉作一团儿扔进废纸篓中……

第八章

绑票风波 /121

苦熬十年之后,财政部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可他却连眼皮儿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

那奉军小头目把他押上汽车时竟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满怀敬

意地对他说：“周总经理，您是一位非凡人物！”

少帅张学良听说周作民被捕是奉军部队所为，十分恼火地骂道：“胡闹！”

“我从刺刀尖儿上读到了一个银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则：企业创造的利润必须分拨出一部分来用以打磨刺刀。”

他跟酒友们讲完笑话后郑重其事地说：“我反复分析过了……将来坐天下的很可能就是蒋介石。”

第九章

我的星座在金融 /147

他三杯下肚，四语出口：“五年未滿六委员，头衔一串接一串。宵旰驱驰方寸乱，愿君能知我暑寒。”

他突然宣布考试。所命考题特别，所立考规也特别。学员们猝不及防。

他将金城银行事业朝“社会化”、“农村化”方向发展，创办和扶持了许多企业。

第十章

神秘女人与陈公博 /157

抗战初期的一天夜里，一个神秘的女人突然给他送来一纸神秘的密令……

他看罢重庆方面的密令，亲戚匆匆赶来，说是陈公博请他去南

京有要事相商。与此同时，日本外交官来电话约见……

1941年冬，他赴香港视察行务，赶上日寇轰炸。重庆派飞机接走军政要员，他却被日本侵略军拘禁。

第十一章

再遭监禁 /167

挚友不远万里专程从国外归来郑重地劝他：“国难当头，切不可脚踩两只船！”

抗战刚刚胜利的那些天，好友们都劝他赶紧去重庆“走动走动”，“对有些事情作必要的说明和解释”。

他被释放的当天便策划飞往重庆晋见蒋介石。亲人惊问其故，他恼火异常地吼道：“为了不当汉奸！”

第十二章

我周作民能当外汇就好喽 /180

蒋介石亲切地对他说：“你在沦陷区的工作很好，我晓得。发生了误会，实在对不起！”

蒋经国冷笑着对他说：“你没有外汇谁相信？！我看你还是识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

1948年10月8日，他在美国友人卫乐尔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上海飞往香港。

尾 声

国宴席上，他感慨良多地接受周恩来的敬酒，开怀畅饮罢了便酩酊大醉。夫人把他推醒。“老啦——”他长叹一声又沉沉睡去。

引子

大厅堂上,花木丛中,一位老者高卧其间,神情安详、恬静,只有凝挂在眉宇间的淡淡笑意似乎有些动感。那笑意是满足和无憾的外溢还是自豪和慰藉的流露?

老者身旁,花木四周摆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以及老者的亲属、生前好友敬献的花圈。一层又一层,重重叠叠!啊,花的海洋,辽阔无垠!那洁白的波涛正咏唱着多情而温柔的歌儿把老者一直浮载到极乐世界!

难怪,老者这般得意!

有人说,老人得意不啻死后,生前更甚!

清末,他虽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却幸遇名师赏识,悉心教诲而外,还倾囊相助,使其得以南下羊城求学,继而东渡扶桑深造。

民初,他未及而立之年便官居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庆祝辛亥革命胜利的礼炮把他送进了得以发达显赫的官场,送上了事业和人生的坦途。他的官运财运均随民国的建立而亨通。由科长而司长不过年余,由交通银行总稽核课主任兼国库课主任而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而金城银行总经理也不过年余,均在弹指一挥间。



民国初年时的周作民

北洋政府时期，他与安徽督军倪嗣冲、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财政总长梁士诒、国务总理熊希龄、冯玉祥、段祺瑞等军政要人关系极洽。

北洋政府刚刚倒台，他又与国民党政府大员蒋介石、张群、黄郛、顾祝同、戴笠、吴鼎昌、张嘉璈等一见如故，交情日笃。

日伪时期，他与汉奸巨头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日本侵略军将领冈村宁次、川本和特务头子土肥原、清水董之以及政界财界的巨头们来往频繁，酬酢交欢……

好一个“场面儿”上的人物！他依仗什么左右逢源改朝换代而根基不动总当不倒翁？

可惜，他故去了，忌日是1955年3月8日。四十年的时间隧道轻松而冷酷地把他载入了历史的深处，使得年逾半百的中国人基本不晓得他是何许人也。

他姓周，名作民。著名银行家。在中国金融业中他属“老一辈”。

周作民这样的人该让民众认识才好。或许人们能从他身上得到某些教益也未可知。

于是，我使用笔尖挑开历史的尘封，把他从故纸堆里搀扶出来，送进这部新书中，流传人间。



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军人世家。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第一章

两上辞呈

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无奈地感叹……刚刚到职的稽核课主任周作民数语解颐。

两份辞呈他都递得适时而洒脱，而财政总长却看得恼火伤神。

北京的初夏之夜，风暖花香。

坐落在东四铁狮子胡同一幢带花园的住宅里，交通银行的高级职员们酒宴方罢，便进客厅筑起了“长城”。

总经理梁士诒连输三局，第四局虽未终了，败局也定。他打出去的每一张牌几乎都是下一家亟需的，上家却从未打出一张他用得上的。而且，他新摸上来的也全是废牌。一轮又一轮，摸一张废一张。牌运不佳，手气儿也悖。

“您咋搞的嘛，往日的常胜将军今儿个却……”在旁边观战的大个子任宏袍在替梁士诒着急。“要不就让作民替您一圈儿，换换手气儿。”

“也好，”梁士诒拿出一张牌举在半空想了想，换一张，又想了想，再换一张，犹豫再三，才把牌打出去。“这局完了就让他替……”

梁士诒话音未落，下家便把他打出的牌捡了去，接着就是一声“和了”的欢叫。

“作民，上。”梁士诒起身离座。

周作民摇摇头：“不行，我近日手气儿也不旺。”说着，有意扭头向窗外

瞄了瞄。

窗外就是花园,是时,清风习习,花香阵阵,沁人肺腑。

“要不就宏袍上。”梁士诒正了正领带,示意周作民:“陪我花园走走吧。”出得门来,只行数步,便叹道:“花美风香月色好,只可惜……唉——”

周作民借着月光默默地看了看梁士诒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原是国家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到交通银行就任稽核课主任没几天。认识梁士诒虽然时日不短,但交往不多,谈不上了解。如今梁士诒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这样一来,梁士诒的秉性脾气嗜好等等便成了他当务之急的研究课题。他从日本留学回国七八年了,社会实践使他明白一个道理:在当今中国要做成事情,人际关系是第一个重要条件。想做的事愈大愈重要,人际关系就愈关键。他到交通银行任职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总经理梁士诒交谈相处不能同以往一样。过去,自己是财政部官员。财政部和交通银行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从属单位的人员不管职位高低,对领导机关的大小官员总得陪点小心礼让三分。如今,与财政部库藏司长相比,他的职务地位虽无升降高低之别,但所处位置变了,陪小心讲礼让的营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梁士诒输牌固然与手气儿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梁士诒思想不集中,技术水平未能正常发挥。

“总经理有心事!”周作民早得出结论。但他走到花园也未动问——要倍加小心啊。见梁士诒再三叹气,他才故作木讷地说:

“总经理您……”

“碰到一桩棘手事儿。”梁士诒话音很轻,但每个音符都充满忧郁。“半年前,我在董事会上建议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设个分行,董事们一致通



梁士诒曾历任民国时期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董事长、财政部次长、国务总理等职。

过……”

“这样的提案哪有理由不通过！”周作民的口气使人一听就知道赞叹是由衷的。“多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啊，那里的茶叶贷款和押汇业务都大有可为！黄金处女地，咱们搞金融的就该向那样的地域开拓！”

“只可惜……”梁士诒欲言又止地转过身来摁着周作民肩膀换了话题：“听说你是江苏淮安人，安徽和江苏毗邻，那里你可有熟人？”

周作民不由激动起来：总经理终于想到了我，并对我寄有希望，十多天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他按捺着兴奋，回答说：

“在安徽我暂时没有熟人。不过，要是需要，通过关系，认识些人不会太难。总经理有用得着我处，请言声儿，我随时恭候驱驰。”

“事情是这样，”梁士诒慢慢走着，放在周作民肩上的右手始终没有挪开。“四五个月来，总行派了几拨人马去安徽，可开设分行的事总无结果。”

“结症在哪里？”

“你是知道的，眼下虽说总统总理总长一个不缺，可政府的政策法令根本无法下达各省，尤其是财政税收，谁管的地盘儿谁收税，谁收来钱儿谁支配，分文不缴中央。民国虽然成立了，但仅是名称，实质呢，还是军阀割据……唉！不去管它，还说咱们的事。”梁士诒感叹着说：“倪嗣冲那里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看来，开设芜湖分行的计划只有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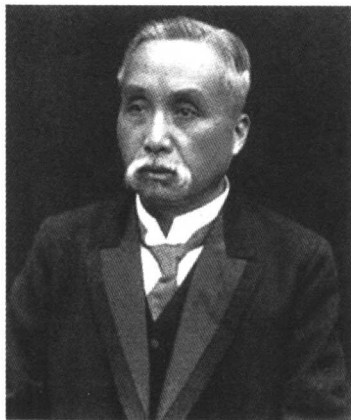
“总经理，您谋略超群，虑事缜密。自我认识您那天起就对您敬慕不已。我斗胆进一言，您不该说这样的话。依我管见，此事只能进不能退。梁老总您是有胆魄有能力办成它的。”周作民恳切地说。“拿钱砍吧，当今社会，钱比水和针锐利。”

“你估计多少钱能够‘砍’进去？”

周作民竖起两根手指头。

“还是把困难估计得多些的好。你是不知道，几个月来，总行为此花去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四万，都打了水漂。”

花坛里几丛鲜花开得正艳。周作民停住脚步，或许是有意转移上司的注意力吧，他故作轻松地扶过一朵盛开的月季花闻了



徐世昌，出生于河南，是袁世凯的主要谋士。曾任清廷军机大臣，1918年当选北洋政府第五任总统。辞掉总统职务后，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

闻：“我说话或许狂妄些，花钱得讲究方法。您派去的人们怕是没有太动心思呢。或者，对您的意图领会欠透彻也说不定。”

“你去怎么样？”梁士诒郑重地说：“那就派你去‘砍’，‘砍’成了，芜湖分行经理就由你兼任。钱，你大胆花，两万不够，就三万四万五万……实报实销，旨在办成，不成便不罢休！”

“当不当经理我无关紧要。完成您交给的任务才是头等大事。大海口我不敢夸，让那个姓倪的老丘八点个脑袋的门路我自信能找得着。”

“看来你已胸有成竹，什么时候琢磨的？年轻人，有出息！后生可畏呀。”梁士诒忽然觉得这位下属不同凡响，不由盯着他的脸看了看，问：“能把你的打算说说么？怎么入手？”

“我想，您跟倪嗣冲一定认识。”

梁士诒点点头。

周作民继续说：“我估计，到目前为止，您还未出面找过他。”

“是的，”梁士诒不加掩饰地把惊奇写到脸上，问：“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您深谋远虑，早知此事非同一般，不经周折难以办成。所以，事先就把回旋的余地留下。”周作民不着痕迹地恭维着他的上司。“这是胸有丘壑的大智者才有眼光看得这么远！平时呢，不轻易披挂上阵，到关键时刻才稍亮招式，一蹴而就。”

“你的意思，关键时刻到喽？”梁士诒着实喜欢周作民：这家伙太聪明太可人意！好在他太年轻，与我地位相差也远，能够驾驭得了为我所用。不然，正经要防着他哩。

“好，我给倪嗣冲写封信。”梁士诒乘机给周作民出了道小难题儿：“可是，我不能开口求他呀，你看这信咋写合适？”

“请求的言辞只字不写，像您梁老总这样学识渊博气度不凡的儒雅人物，他倪嗣冲是八辈子也修炼不到这个水准的。因此，您不能轻易给他这种荣幸。”周作民字斟句酌地说。“连开设分行的事儿也只字不提，只问候几句说些应酬话足矣。只要有您这么个大札，成事便有八分把握。”

“那么，还剩两分呢？”梁士诒看着终于脸露笑意的周作民问，“你打算怎么个办法？”

“老倪是皖系。皖系的太上皇是段祺瑞段老爷子，而段老爷子最得意的红人儿是徐树铮。这位徐树铮嘛，我算得上跟他混熟了，稍有交情的……”

“混熟才不久，不，不出一个礼拜，对啵？”

“什么事儿能逃得过您梁老总的慧眼！”

“哈哈，不错不错，有战略头脑，有超前眼光！只有这样，方能成就大事业呀，哈哈！”

周作民听着上司的夸奖心里并没有美滋滋的感觉。他美不起来。他为了结识徐树铮，让徐树铮感觉到他并非平庸之辈，进而坚定把徐树铮拉拢他进其营垒的信心，不是一件易事！曾付出过沉重代价不说，还绞尽脑汁数日不敢丝毫懈怠。

半个月前，周作民在财政部库藏司长任上正感得意，开始做着有朝一日荣升财政总长的美梦。不料，风云突变，财政总长易人，赏识他的熊希龄下台，信不过他的周学熙重新上台。

乍听消息，周作民有些忧伤。但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又觉不必过虑。周学熙重掌财政虽然不如熊希龄对他有利，但暂时也不至于丢掉饭碗。他出任库藏司长成绩斐然，其建树有目共睹，财部同仁一致公认。他屈指算算，财政部的所有司长，不管人品学识还是才华能力，没人能与他相比。何况他们在他们当中年纪最轻。他出掌库藏司不过两年，任期未满。周学熙是有脑子的人，不可能上台伊始就把他撤换，撤换他对周学熙本人不见得就有好处嘛。周作民想到这些，心境平静了，新的打算很快形成。

他当即写了封信，着人给他的同乡，直隶省东光县知事王其康送去。王其康是他和周学熙的共同朋友。对王其康，周学熙几乎无话不谈。所以，周作民决定先托王其康去周学熙处探探口气。周作民估计，周学熙即便心存芥蒂，在表面上也会卖个人情——像周学熙这种聪明绝伦的人绝不会放着河水不洗船的。要是那样，便可稍等一阵再说。待到找着能更好发展自己的去处，而周学熙依然不离其位，再辞职不迟。

周作民除却上班，只等王其康回音。谁知一等五天，王其康连面儿也不照。那些天，周学熙挨个约见次长和司长甚至找了一些科长，独独不理周作民。

有一天，周作民在走廊里隐约听到秘书们议论，说新任总长等着周作民主动找他。

好怪的议论！看起来像是无意，其实呢……周作民不由一惊：这议论

要是有人授意精心安排的呢……等我去找他——什么意思？故意拿一把？让我低三下四去向他求情？

周作民连夜派人去找王其康，让王其康明天在家等他。天一亮，周作民便匆匆驱车直奔王知事府上。未待进门，周作民便被告知：王知事下乡公干去了。

王其康避而不见，其因由十分明白。

好一个周学熙，居然有悖常规地给周作民一个意料不及！

“至少有降服之意。”周作民想，“不然不会放出风来要我主动找他。我主动去找就意味着求他。他一定编就了一套危言耸听的鬼话在等着，待我求到一定火候他才假惺惺地‘开恩’……好漂亮的如意算盘！要我今后对你帖帖服服惟命是从。

“——尊敬的周大总长，你错啦！”

周作民回得家来便展纸磨墨，奋笔疾书——“我也回报你一个‘意料不及’，看看咱俩谁玩过了谁！”

两个小时后，周学熙案头多了一只牛皮纸信封。财政总长瞄了瞄信封上的字样儿，心中暗暗窃喜。冷笑道：“终于沉不住气儿啦。可是，写信不好使呀，这回非得让他登门恳求不行，不煞煞他傲气总让他这般狂妄怎么可以！也该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个总长对僚属的驾驭才能啦。”

周学熙把信封举到眼前瞄了瞄，凝视片刻，才举起剪刀漫不经心地铰开，又连剪刀一块放下，并不把信笺抽出展阅，好像他已知道信里的内容。他点燃一支洋烟儿眯缝着双眼慢慢儿抽着品尝着，什么事儿也不想。香烟抽到一半儿，忽儿感到放心不下，才重新拿起信封。刚把信笺展开，便惊呆了。

八行笺上，字大如核桃，寥寥数语，却把偌大个财政总长弄得惊诧失色不能自持！

“周作民呀周作民，你盛气倔犟的脾性儿丁点儿不改！可惜呀，一个出众的人才再不能为我所用了。瞧他这一军将得我……比第一回还狠！”



周学熙曾两度担任
民国初期的财政总长。